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日伪统治下的北平

黎青题



北京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五十年前，日寇的铁蹄踏进了北平。从此，北平人民在日伪的统治下度过了八年的沦陷生活。本书收有胡絮青、张大中、侯仁之、许宝騄、贾兰坡、刘叶秋、孙敬修等四十多人写的回忆文章。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了日伪残暴统治的罪行，记录了各党派、各阶层人民的英勇斗争，歌颂了爱国人士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书后附有北平沦陷时期大事记。

日伪统治下的北平

Riweitongzhi xiade Beiping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广益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287,000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200-00062-0/K·12

书号：11071·507

定价：2.80元

目 录

苦难深重的岁月(代序).....张大中(1)

沦陷之后.....胡絮青(4)

思痛琐记.....刘叶秋(9)

不是噩梦.....史 会(13)

北平地下抗日斗争的回忆.....张大中(16)

战斗在敌伪广播电台.....刘 新(30)

我在北平从事党的情报工作的回忆.....高 炎(45)

华北文教协会.....孙金铭(55)

日本天皇特使遇刺事件之我闻.....孟宪蕙(65)

坚持对日斗争的陈垣校长.....孙金铭(68)

燕京大学被封前后的片断回忆.....侯仁之(78)

董鲁安教授投奔解放区的经过.....于浩成(105)

沦陷时期的中国大学.....金继德(111)

四存中学读书见闻.....王振中(115)

日本宪兵队强占我校的罪行.....陈卓吾(121)

中国万岁.....王鹤云(124)

白石老人二三事.....张次溪(129)

忆蒋兆和先生的一件事.....关其放(138)

苦难的八年.....孙敬修(142)

天桥艺人轶事.....高凤山 陈德光(149)

不为敌人唱赞歌.....曹宝禄(159)

“北京人”失踪的前前后后.....贾兰坡(164)

沦陷时期的北平故宫.....单士元(172)

孙中山奉安大典纪录片被掠经过.....张永昌(180)

沦陷时期的敌伪报刊.....黄 河(183)

武德报社与日本的侵略宣传.....云 超(190)

吃“混合面”的苦难纪实.....迟子安 万永光(194)

难以下咽的“混合面”.....安 邦(199)

日寇统治下的石景山制铁所.....关续文(203)

谦益隆布店遭劫记.....陈德光(212)

日本侵略者害得我家破人亡.....潘学良(216)

一根没有药头的火柴棍.....万永江(219)

胳膊上的橡皮戳印.....金玉瑞(221)

齐燮元与华北伪军.....马重轸(222)

记沦陷期间殷同二三事.....许宝骥(245)

华北伪临时政府成立始末·····	邓 珂(253)
日伪时期的北京警察局·····	向 风(257)
华北沦陷区的新民会·····	果 勇(275)
训练汉奸的新民学院·····	白 林(292)
日寇控制下的伪“回联”·····	彭 年(299)
日伪兴复武庙的丑闻·····	马重韬(303)
吃人的魔窟·····	马振山(311)
日本南城宪兵队的罪行·····	于东海(317)
敌伪监狱见闻·····	冯 纲(321)
甦生队的血泪纪实·····	温南文(336)
铁路上的暴行·····	李增儒(343)
北平沦陷时期大事记·····	(357)
后记·····	(401)

苦难深重的岁月（代序）

张 大 中

1937年7月7日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在这一天，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本部进行大规模的侵犯，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在没有来得及实行全民总动员进行抵抗的情况下，7月29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北平城，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顷刻之间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北平人都不会忘记那个年代的日日夜夜。

在北平沦陷的日子里，日本侵略军的碉堡、岗卡遍及城郊，过路的中国人必须向持枪的侵略军鞠躬“致敬”，否则，就会受到残酷的处罚。日本宪兵、特务任意沿街或入户搜查，有人因为带了红皮书而被抓到宪兵队，有人因为身穿红袜套白皮鞋被说成是踩了“太阳旗”而被带进拘留所。各种监狱林立。宪兵队留置场、派遣军部军法处酷刑杀人，俨然是人间的“阎王殿”。一切人的尊严都被践踏了，一切人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市民连生命也没有保证。侵略军的狼狗队一会儿就能把一个活人咬得只剩一堆骨头。贪婪成性的日本财团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中国的煤炭、生铁、棉花、大豆、小麦等等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本土，或者被“以战养战”充作

军需。北平人一度只能靠吃难以下咽的“混合面”度日，冬季冻死街头的所谓“倒卧”象垃圾一样被扔往郊外。日本人在北平推行奴化教育，用金钱收买人心。到处开设的妓院、大烟馆、赌场，使沉滓浮起，社会沉沦。汉奸、浪人、流氓、恶霸横行，他们敲诈勒索、坐地分赃、巧取豪夺、逼良为娼……血淋淋的现实，使人们看清了侵略者宣扬的所谓“王道乐土”、“共存共荣”的本质，懂得了民族独立之可贵，激发了抛头颅、洒热血，走向抗日战场的爱国热情。

北平是一个具有革命和爱国传统的城市，人民是不屈服的。抗日战争开始，中国共产党北平地下党北平市委首先动员大批共产党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和其他爱国人士，奔赴农村，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挺进华北敌后的八路军，建立了平西、平北、冀中、冀东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敌占城市、我占农村的抗日形势。奉命留在北平的共产党员依靠和团结工人、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学生、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等各阶层人民以及爱国的国民党人士，在敌人残酷的统治下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们一方面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另一方面又在城内开展抗日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当时，有不少人怀着侥幸心理，还设想能在北平过平安的生活，只是严酷的现实，打破了他们的幻想，抗日的怒火在地下运行。还有一些在日本留过学或观光过的“高级华人”，曾经崇拜东洋文明，相信“共存共荣”的鬼话。此时此刻，看到他们的朋友举着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刺刀来上课了，从而其内部也发生了分化，有的仍然奴颜婢膝，粉墨登场；有的不知所措，销声匿迹；也有逐渐觉醒，加入了抗日的行列。

或许是敌伪统治者和汉奸走狗们做贼心虚，或许是也知

道自己的寿命不长，这一时期的文字档案本来就不多，敌伪政权在覆灭之前又销毁了大部分资料，因此，今天搜集整理敌伪统治时期的资料就成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既要搜集有关北平人民英勇斗争、流血牺牲的事迹，也要搜集有关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以及汉奸走狗、亲日投降派卖国求荣、荼毒生灵的实证。人民群众掌握着资料的宝库，尽管事隔五十年，身历其境的北平人对于那个“人鬼杂处”的年月的各种事件和各种人物的原形，还是记得的，在纪念“七七”抗战五十周年之际，出版《日伪统治下的北平》一书，很有意义。也许有人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现代资本主义变得更加“文明”了，再回忆这段历史没有必要。但是，谁敢保证，在某一个历史转折的时刻，他们不会再度在“人权”、“友谊”的旗帜下面，露出他们的狼牙、铁牙、原子弹牙来呢？难道他们搞得那么热闹的星球大战计划，是为了阔佬们做游戏的吗？

搜集整理资料应当认真核对，力求准确，如实再现当年的历史面貌，这样既可揭露那些妄图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把侵略说成是友谊的人；又可以告诉我们的人民，资本主义所宣扬的是什么样的“亲善”和“文明”，中国人民是怎样从血泊中站立起来进行战斗的，痛定思痛，居安思危，从而增强民族自尊心，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

沦陷之后

胡絮青

卢沟桥一声炮响，北平沦陷了。

我母亲那年正是75岁高龄，她亲身经历过庚子年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苦难，亲眼目睹八国联军惨绝人寰的烧杀掠夺。在我儿时，母亲时常象说恐怖故事似的，把这些灾难讲给我听。

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后，分地段驻辖。我家住阜成门内附近，属意大利洋人占领。他们明火执仗地搜刮抢夺，百姓连换洗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青年妇女被他们污辱，溺井上吊的不计其数，被杀害的就更多。母亲恰是庚子年初才娶过门的新媳妇，看洋人闯入门，急忙地藏入空屋墙角煤堆里，幸好没被刺刀扎着，躲过一关。不久又从东邻闯进来一批洋人，母亲和左邻右舍年轻妇女挖通界墙，一齐钻逃过西邻几户的界墙大洞，才免遭受辱的灾难。

母亲饱尝了庚子年间当亡国奴的种种苦难，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不论是讲者，还是听者，都不寒而栗。在她高龄时，日寇再次侵犯国土，古老的北平再次被攻陷，百姓要再次当亡国奴。老母亲料到又要受到非人的折磨蹂躏，痛苦和焦虑使她急患了脑血栓，半身不遂，不能言语。兄嫂们急忙

请来医生抢救，打针服药。但老人执拗拒绝，决心绝食，虽经兄嫂跪求，仍执意将药碗摔在地上，不几天就与世长辞了。

那时我和老舍才由青岛转移到济南，通往北平的火车已经不通。噩耗几经辗转才送到老舍手中，他担心我受不了，隐瞒了几天。后来，他沉痛地告诉了我这个不幸的消息，如一声霹雳轰顶，我当时就晕倒在床上。想到我母亲一辈子要强，最后硬是绝食身亡也不做亡国奴，她死的悲壮，死的刚烈，我在悲痛之中心底升起一股由衷的敬佩和自豪之情。母亲是我生命中第一个启蒙老师，她平时的教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她最终的刚烈行为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头。

到了1937年11月中旬，老舍任教的齐鲁大学的教职员工及学生大量南迁，几乎走光。每天听到的都是我军失利的消息，日寇飞机、大炮的轰炸步步逼近津浦铁路。

我和老舍心急如焚，我们绝不甘心做亡国奴，一想到老母绝食身亡于日寇铁蹄之下，我们多么想一齐逃往南方，以笔做刀枪，早日奔赴抗日的战场。但一看到膝下三个不满四岁的可爱的小儿女，便又踌躇起来，考虑到沿途飞机轰炸，我们夫妻体弱无力，如何带得了三个幼小的孩子长途跋涉呢？

一天傍晚，猛听三声爆炸巨响，城内顿时大火冲天。老舍几次提起手提箱，但又犹豫不决。我看了一眼身边的三个幼儿，默默不语地将箱子递给他，催他赶快出了门。

老舍只身南下，投入抗日工作。不久，济南被日寇占领。我困居在齐鲁大学半幢小楼里，每日提心吊胆，不时传来各种可怕的消息：乡间某地，日寇捉拿许多青年，排成一列，机关枪一扫射，全倒下去。又一天清晨，南村一片大

火，哭喊声冲天，许多乡民向北逃来。原来是一名日寇到南村去找花姑娘，被南村人民处死。日寇得知一士兵失踪，进行了残酷的报复，竟用汽油浇村一周，点起大火，要把全村乡民活活烧死。类似的惨无人道的祸事时常发生。

我那时一次也不敢单独进城去。日军在城门站岗，对男女老少一律搜身检查，下流地侮辱，甚至罚跪，令人不堪忍受。

直至涿口黄河铁桥被日军修复后，大嫂冒着危险才把我三个孩子以及本地一个帮我带孩子的孤苦的姑娘一起接回故里——北平。

南下的火车早已不通，我不得已返回娘家。为了养家糊口、不拖累兄嫂，我设法在一所中学找到工作，教语文课。这种选择对于我是很痛苦的，每想到老母绝食身亡，丈夫投身抗日，自己又有什么脸面在日寇统治下做事呢？但为了抚养孩子和侍奉老舍八旬老母，也只得忍辱生活。为了隐瞒丈夫在外面抗战，我将孩子们都改换成我的姓——胡。

不久，老舍得知我已返北平，托了一位潜入敌占区朋友，捎来了一封署名“胡春”的信，大意是：“你能在故乡为我孝敬八旬老母，我心稍安；中国人教国文也还勉强说得过去，好在有了个栖身之处；盼望找机会出来为是。”我接到这封信，心中才有些宽慰。上有老，下有小，也只好苟且偷生，等待有朝一日逃出虎口。

一直到1942年把老舍母亲安葬之后，转过年——1943年，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亡国奴的生活，于是毅然辞职，带着三个孩子以及从山东带出来的姑娘潜出北平城，开始了南下的长途跋涉。

闯过前门火车站的盘查，坐火车经过开封到商丘，车上

车下又都盘查了一番。从商丘南下不通火车，只有一条路通长途汽车，但我因携带行李太多，无法乘坐，只好雇了四辆人力架子车，将孩子和行李放在车上，我和小脚的山东姑娘跟在车旁步行。经亳县到了豫皖省界的界首——这是一处日寇和国民党双重把守的关口，盘查甚严，行人稍有破绽便被拉下去枪毙。我那时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豁出去了，硬着头皮竟顺利地闯过了关口。

从界首到潼关，横穿整个河南省，我和小脚的山东姑娘全是凭一双脚走下来的。自从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大堤后，黄河水泛滥成灾，遍地黄水，一片汪洋，庄稼浸泡水中，举目皆是饥苦不堪的大群难民。一路之上数不清次数的摆渡，每到一处渡口，都要被打开行李搜查一番，这样每日也只能走五六十里，速度甚慢。

沿途的小饭摊，也全是白水煮面条，连丁点儿盐都没有，茶水也尽是枣树叶子泡的。

就这样徒步穿过河南省竟走了四十余天，终于走到灵宝，爬上闯潼关的火车。搭车的难民拥挤不堪，连火车顶上都挤满了人。当夜间火车通过潼关城门洞时，洞矮，只听得哗啦啦地往下掉人，许多人坠车丧生，腥臭味冲鼻，惨不忍睹。远处还不时传来轰隆炮声，更渲染了恐怖的气氛，令人毛骨悚然。

火车只通到宝鸡。我们只好改乘长途汽车，经广元、剑阁、绵阳、南充，沿嘉陵江边行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重庆。全程历时五十余天。终于得以和阔别六年之久的老舍团聚。

许多只身逃出来的北方朋友，听说我到了北碚，纷纷前来探望。我把北平沦陷后老百姓所受到的种种苦难及日寇种

种暴行一五一十地向他们叙述了不知多少遍。每次老舍都静坐一旁，仔细听我的讲述，同时在构思。后来他以我提供的沦陷区人民的生括为素材创作出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这部作品是老舍“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

七七事变五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半个世纪过去了，岁月流逝，而后再经过许多风风雨雨，但沦陷后的这段苦难生活却总也不能忘记，当亡国奴的滋味可真不是人所能忍受的。我祈愿呼吁消灭侵略战争，愿全世界世代永久和平。

1986年8月25日

思 痛 琐 记

刘 叶 秋

七七事变，二十九军奋起抗日，卢沟桥畔炮声不绝，可在看到丰台大捷的《号外》这一天夜间反而沉寂，原来二十九军已经连夜撤退，日本侵略军就在次日进了城。于是北平城里人们的振奋喜悦之情一下子烟消云散，象有一个大铅饼子压上了心头。

当时我家住在虎坊桥大街路北的一个大院内。那天日军入城，我事先并不知道，吃过午饭，我要上前门买东西。出门东行，走了没多远，听到身后大皮靴的声音响成一片。回头一看，原来是一队队的日本兵，由广安门进来，正走到这里，举着太阳旗，扛着刺刀，耀武扬威，趾高气扬，有如凶神恶煞。附近居民早已躲藏净尽，街头寂无一人。我既不敢后退，也不敢快跑，只好贴着便道上的墙根缓缓前行。到了西柳树井的第一舞台门口，正巧白天有戏，是张君秋唱的《玉堂春》，我就闪入院内，暂避凶锋。场中顾客寥寥，座位大半空着。我也心不在戏，如坐针毡地呆了一个多钟头，等日本兵过完，才一口气跑回家。一看邻居的青年妇女，有的上了房，卧在后坡；有的蹲在存放杂物小屋里的煤堆后面，用麻布袋盖着。在日本兵过后，半天儿还不敢回屋。紧张恐

怖的气氛，笼罩着全城。大家都明白，已经面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处境了。

从此，北平的各内外城门，就都有日本兵持枪站岗，出入城门，得老远的就下车，走到门前，向日本兵恭恭敬敬地鞠躬作礼，然后才能进城上车。有一次，我去西单进宣武门，看见一个骑车的中年人，因为下车稍晚，被日本兵一脚踢倒，用枪托子打得头破血流，还在门前罚跪，真是惨不忍睹，使人悲愤填膺！我不禁心想，若非独夫误国，纵敌至此，焉有今日？在当时，出门上街，遭到拦路搜查，也是常有的事。日本兵持枪带刀，监视着伪军警，向行人全身摸索，虽青年妇女，亦所不免。后来日本人给全城居民发了居住证，更得随身携带，片刻难离。遇见盘查，无证即危。被日本宪兵抓走，拷打监禁，丧命者屡见不鲜。

我有个姓李的邻居，住大门内临街的南屋，在门口摆一小摊儿，卖点水果纸烟之类的东西。一天，他正在看摊儿，有一个人从院内走出，手提鸟笼。李某发现是自己的鸟笼，便上前拦住。但小偷反谓李某讹诈。双方争执不下，竟被带往侦缉队。侦缉队不管原告被告，一齐拘留。两人在囚房内连冻带饿了一天一夜，无人过问。李某说：“早知这样，我这鸟笼子就是不要了，也不受这份罪！”小偷也愧悔交加，良心发现，向李某道歉：“我真不该拿你的鸟笼子，咱们都是中国人，不能自己害自己。这回幸亏到这里，还得认便宜，要是进了日本宪兵队，咱俩就都完了。”

沦陷时期，更可怕的是一些日本兵，有时三五成群，到处乱窜，随便到人家来“串门儿”，喝醉了酒，兽性大发，什么坏事都干，侮辱妇女，时有所闻，受辱自尽的妇女不在少数。永定门某家少女即于被污后愤而投河。据说这个日本

兵，当时还跳进她家的大水缸沐浴一番，然后哈哈大笑地离去。你说多可恨！1938年夏天，我因家里一些旧藏的字画受潮，放在屋檐下见风，正巧一辆日本运货的大卡车停在门口修理机器，七八个日本兵，下车闲逛，走入院内，对我的字画大感兴趣，纷纷打开来“欣赏”，最后每个人拿了一条对联的下联走去。原来日本人是很喜欢写着几个大字的单条的。下联有书家署款，正投其所好，于是各取所需而持去，以致我的几副名家书联都成了“残废”。不过，邻居们很感谢我，大家都说：“今天幸亏你晾画，吸引了日本鬼子，既没进屋，也没往后院去。要不然，还不知大家怎样倒霉呢！”

1939年，我家移居菜市口，不知为什么，日本兵又来挨门挨户地搜查，东隔壁一户已有人被抓走，随即来到我家。一个日本小军官，带着十几个日军和伪警，气势汹汹地闯进屋内。那时我家堂屋中间挂着一张董邦达画的观音菩萨像，观音高坐莲台，紫竹环绕，善财龙女，左右侍立，妙相庄严，笔墨不凡。那个小军官见此，竟收敛凶焰，在像前肃立鞠躬，随后又翻了翻我书架上的线装旧书，一言未发而率众离去。强盗拜佛，说来可笑，但我家却因而免受一场灾难。事后见到天津名书法家吴玉如（家瑛）先生，谈悉吴先生家，也曾有日本军官来带兵搜查，赶上吴先生正自持棋谱在摆围棋，这军官也爱下棋，就坐下来和吴先生对弈一局，吴先生故意让他几子，又赠以棋谱两册。于是此人也没再搜查，带兵他往，连一条胡同的住户都沾了光。吴先生解嘲地对我说：“想不到你的画和我的棋，替我们挡了灾。”谈话之间，我们不禁痛恨那个主张不抵抗之人的祸国殃民。

三十年代初，北平物价比较稳定，且人口不多，谋生尚易。七七事变后，一切物资，都被日本人搜刮净尽，首先是

从粮食上苦害人民，用发霉的豆饼和粗粮、夹杂鼠粪磨成所谓“混合面”来“配给”北平老百姓，真如《四世同堂》剧本所写的那样，老弱病残，不免因饥饿而死亡。尤其是伪联合准备银行的百元大钞发行以后，物价一日数涨，更是民不聊生。对于一般公务员，每月给一袋白面成为最大的恩惠。北平的老住户，提起沦陷时期的事，无不对日本军阀切齿痛恨。

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北平的爱国志士不断进行各种方式的斗争。那时不仅日本军方作为敌伪政权的太上皇，当傀儡戏的提线人，掌握一切大权，搜刮财富，迫害人民；就连大一点的商店，也由日本人当经理。北平的中原公司就是这样。某年中原公司突然失火，付之一炬。事后才知道是一位爱国的女英雄放的火。她因汉奸告密而被捕入宪兵队，日本人叫她出卖同志，她只承认是自己所为，备受酷刑，始终坚贞不屈，最后壮烈牺牲。当时听说这事，我不禁热泪盈眶，觉得我们中国人心不死，可由此见之。《老子》说：“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这话实有很深的哲理！日本发动战争侵略中国，中国是受害的哀者，为正义而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是必然的。

时至今日，抗日胜利已逾四十年，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正在日益发展。但日本教科书之掩盖侵略真相，官僚之参拜靖国神社，文部大臣之美化战争，信口雌黄，都足以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之死灰犹在，遇机将燃。这里回忆沦陷之北平旧事，书此点滴，亦居安思危，不忘警惕之意也。

1986年10月写于北京